

紛擾的時代，專業是一種寧靜的幸福

會員：許添本

近日來，台灣陷入了政黨輪替所帶來的可以預想的政治紛亂，是否會隱晦了這幾年逐漸發揮影響力的交通專業，令一些人感到憂心。在二十幾年前，台灣還在戒嚴，我還是學生，交通運輸的專業才在萌芽，專業界經常慨嘆：無從發揮專長。當時我認為：「只有政治問題解決，交通問題才能解決。」大約在十年前，台灣的民主政治起飛，在一次的座談會中，我覺得：「民主政治使得交通專業有了完全的發揮空間。」當時交通狀況的惡化情形，使得有人覺得台灣的交通沒救了；在歷次大型選舉的民調之中，交通問題一直是民眾最不滿的項目之一；第一次台北市長民選，交通問題成為選舉的主軸與後來執政的首務。自此，台北市的交通發展由惡性循環，轉為良性循環。在那段期間，我曾經有幸同時參與台北市四個須要交通專業的委員會或工作小組，深深體會到一個交通發展的蛻變過程，何其不易。

在台灣面對「思考全球化，行動在地化」的思潮浪頭，亟需因應改變，亟需追求猛進，進行全面交通發展的改革之際，也是迫切須要建立交通新文化之關鍵時刻，此時，交通專業必須再更進一步的發揮影響力。只是，許多人憂心，在一切過度泛政治化的社會之中，專業者失去寧靜革命的力量；而一些有政治立場的專業者，經常在提出有利益背景的建議時，反而也會因為有了積極的催促力，而假以客觀專業者的姿態展現，掩蓋了政治立場，使得交通建設走向偏差。原本，進入廿一世紀的台灣，正好可以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，可以很快地由過去的「由無到有」，進步到未來「由有到好」。但是，如今，可能不易很快達成這一個理想，而且反而出現一種專業隱晦的新危機。這種情形，有點像高行健先生在接受諾貝爾獎的感言中所提到的一樣：「若意識型態一旦與權力結合一起，變成現實的勢力，那麼文學與個人便一起遭殃。」只是今天的台灣可能遭殃的是專業的發揮。亦即，在彼此指責的意識型態與權力鬥爭的化合過程中，可能帶來台灣社會與專業的紛亂，而進到了一個紛擾的時代。在此種紛擾中，交通專業易陷入白球與黑球爭議的盲點。亦即，一顆球有一邊是白的、有一邊是黑的，站在兩邊的人皆很理性的設法要說服對方，一方認為這顆球是白的才對；另一方則設法說明這顆球應是黑的才對；雙方皆很堅持自己的理性與專業。而結論皆是：都認為對方其實很不理性。一方認為明明是白的，硬說成黑的；另一方也認為其實對方是假理性，因為明明是黑的，硬說是白的。也許這是專業的兩面性，也是專業與政治的分野；就像是有關蘇花高速公路的爭議一樣。但是，政治有其黑或白的堅持或不分，而專業則應同時黑白分明的表達黑與白。

經常有人說：交通專業的宿命是無法脫離政治。但是我認為：交通專業的幸運在於它可以不考慮政治，但政治不可以沒有它。政治可以截取對其政治立場有利的專業，但專業則應同時表達對其政治立場不利的部分。專業應堅持其不迎向某一政治立場，堅持其客觀第三者的角色。對於表達政治立場的專業，也應勇敢且光明正大的表達其是屬於有政治立場的專業，不用掩藏；也不用去替人解釋或賦予其政治立場。如此，才是所謂的回歸專業，才是脫離意識型態。也只有如此，專業才可以跳脫紛擾，才會有一種寧靜的感覺，專業才能成為進步的力量。就像在討論松山機場存廢時，專業報告可以完整陳述利弊得失。而政治則可依其立場而定；若主張存，則說此報告寫了很多存的利，雖有弊，但皆可改，故依據專業應存；而主張廢的一方，則說此報告寫了很多弊，故顯然應廢。此時，沒有人應去質疑此一專業，也沒有人會做出被質疑的專業。同一專業，不受影響，也不去影響。這種專業也就是沒有政治立場的專業。在政治各引對其有利之專業時，最後的取捨則來自民主機制的民眾選擇。所以，

無論政治的取捨為何，此一專業不變，政治立場也不變，對專業的尊重也不變。如此，專業何嘗不是一種幸福；那是一種可貴的專業，也值得專業界來堅持的專業。被民眾選取的一方，努力去發揮支持的部分，也努力去彌補不支持的部分。此時，政治面對專業時，是以感恩的方式，引用對其有利的部分，改進對其不利的部分，如此，此一專業的發展即為正面的專業發展。只是在一個紛擾的時代，很容易使得專業成為負面發展的催化劑。因為某些專業的分析，以其專業為基礎，刻意迎合其政治立場的意見，刻意壓抑不符合其政治利益的內容；此時，也就造成因某專業的分析寫出了不同於其主張的看法，而被認為其是另一方的支持者，自貶專業，也造成專業被貶。此種專業的發展即成為負面的專業發展。台灣交通專業界應努力去堅持與創造正面的交通專業的發展。

台灣的未來須要一個專業的堅持，其屬於不論政治的兩面性的堅持，不會因為政治的斷章取義而受到減損的專業。那麼，交通專業將成為台灣進步的動力。如此的專業，不必考慮自己因此而升或降，不必算計可能的利與失。所以，專業的堅持，何嘗不是一種寧靜，何嘗不是一種幸福。台灣現今處在一個充滿對立意識型態(大中國意識型態對上台灣本土化意識型態)的民主政治的環境之中，交通專業必須堅持其不受此所左右；不應會因為贊成而刻意減少對於反對意見的陳述；也不應因為反對而減少對支持意見的表達；政治在面對交通專業時，也不會因為有不符自己意見的陳述，而將之批判為不公的專業。此種脫離意識型態的專業的堅持，將會讓台灣在不久的將來創造出舉世欽羨的交通環境，將會在紛擾的時代創造寧靜、創造幸福。紛擾的時代，專業是一種寧靜的幸福。(本文寫於 2004 年 4 月 11 日)